

相册里的船

○ 施永清

相册里的船，是一艘军用拖船，我是它的第二任船长。

在转业多年之后的这个夜晚，之所以翻出这本尘封多年的相册，看看这艘深藏在记忆中的船，是因为曾经风雨同舟的战友给我发来一则官方信息，说是咱的船退役了，老部队举行了隆重的仪式，它以一种圆满的方式，结束了自己近三十年的海军生涯。一时间，如烟往事，纷纷涌上心头。

1996年4月，刚过完24岁生日，我便接到任职该船的命令。老船长走之前对我说，船是有生命的，要好好爱护它，熟练掌握它，希望你们能人船合一。此后，我便与一群年轻的水兵一起，以船为家同舟共济，共同度过了三年多青春岁月，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瞬间。

先说说游泳吧，这方面我有“专利”。一开始船上有好些战士不会游泳，他们中有的会扑腾几下，但游不远，还有几个一下水就沉，被戏称为“秤砣”。部队人多，下水训练时间有限，所以岸上功课很重要。于是我摸索出了一个“赶鸭子上架”训练法：在单杠下面放一张方凳，“旱鸭子”趴在凳子上，再由单杠上放两根背包带下来拴住脚踝使整个人离地，最后让人端一盆水放在正脸下方，一个模拟的“泳池”就出现了，按动作要领练熟。轮到泳池训练时，用一根背包带，一头吊在“旱鸭子”腰上，一头拴在拖把棍上由池边战友“提溜”着往前慢走，水里的人只管按要领做动作，不用担心下沉或呛水。一开始背包带是紧绷的，游着游着就松弛下来，如此这般，“旱改水”便成功了。

想成为合格的水兵，还有一门功夫是必须学会“吃饭”。新兵上船，出海执行任务时晕船甚至呕吐是难免的，这时候需要一边“镇压翻江倒海的胃”、强行吃东西，一边“安抚七上八下的心”、竭力保持清醒以完成手头工作。风大浪

高、船体大幅度摇晃的时候，“能吃饭”既是一门硬功夫，也是一项“光荣而艰巨”的任务。绝大多数新兵都是好样的，他们唱着“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”，经过若干次出海磨练之后就能适应海上生活，成为真正的“水手”。

当然，水兵也有自己的欢乐时光和浪漫情怀。业余时间，文娱活动总是那么丰富多彩，除了唱歌下棋打牌之外，安排最多的项目就是打篮球。有时和兄弟船打，有时内部组织比赛，在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年纪，大家伙往往是满场奔跑，半天下来都不觉得累。有一回内部比赛，由“长江以北”队对战“长江以南”队，不曾想北方队员人高马大技术又好，南方队招架不住，半场休息时我灵光一闪，将“长江”改为“黄河”，立马势均力敌。

船上的氛围和谐融洽，大多数时候大家如兄弟般团结，这种氛围在船员过生日时会达到高潮。有一回船上为我和另一个出生在四月上旬的战友过生日，两人被涂了一脸的奶油不说，连军常服都被抹成了“迷彩服”。收到的礼物有战友写的信，还有当时流行的带电子音乐的贺卡，有一份贺卡上写着：船长，愿与您同甘共苦、共建家园。对了，同过生日的战友还收到一口小钟，好家伙，送的人单纯，收的人开心。小矛盾小别扭当然也有，但都能及时化解。有一回，一位绍兴籍孙姓战士的父亲打来电话（船靠泊时，可以在岸上拉电话线），接电话的另一个战士口气很粗，于是两人不对眼了。我了解情况后及时找谈话，明确是与非，让无礼者道歉，于是小哥俩又言归于好。事后我给孙父写了一封信表达歉意，同时又整理了一个《船员最基本行为规范》让大家学习遵守。

爱情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。

在情满东海的单身年代，总有一种写诗的冲

动。有一次北上执行任务，夜晚锚泊时，感受着海岛海风海鸥海浪，有了“文思泉涌”的感觉，一篇《沧海夜泊》流淌而出。时隔多年，这篇小文，找不到也记不全了，依稀记得一些，有呜咽的海风、鬼魅般的流云、透过云层眨眼的星、还有灯光照亮的海面上一闪而过的鱼。结尾倒是大都记得：人生如航海……风流浪涌，把稳人生航向，岛礁塔标，装点青春蓝图。

然而写诗的冲动没持续多久便有了结果。一次出海归来，她站在码头上，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说，这就是你说的船吗？比我想象中的大多了，我还以为是女的摇橹、男的撒网的那种小渔船呢。我大笑，把我想成那样了你都敢来？！也难怪哈，那几年《纤夫的爱》正风靡大江南北，估计这“妹妹”老想着坐船头，犯迷糊了。若干年后，唱歌的“纤夫”摊上事“翻了船”，果然是人生如航海，风流浪涌无时不在，还真得把稳航向呢。

时间久了，不仅我们战友之间和谐融洽，这条船也成了我们最亲密的战友，大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善待它，它也毫无保留地回馈着我们，真的像老船长期待的那样，实现了“人船合一”。几年来它和我们一起战风斗浪患难与共，同时也收获满满：船集体连续三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，我本人也捧回了军旅生涯第一枚军功章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，1999年11月，我奉命调离。走之前，战友们送了我这本相册作纪念，众多风雨同舟的美好瞬间、满满的温情与友谊让我感动不已。

这条船始终泊在岸畔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知悉它已离去，心怀万般不舍。此刻，重温这本相册，写一些文字，既是纪念曾经的青春岁月，也是为它送行。

兄弟，一路顺风！

老城旧巷

○ 陈荣娟

刚搬到这老旧小区时正值盛夏。我与丈夫提着成堆的行李，裹挟着汗水与疲惫爬上老旧小区。窗外知了喧嚣，与孩子好奇张望、叽叽喳喳的问询声此起彼伏。

进了屋，放下行李，打开蒙尘的窗户，阳光争先恐后地涌入，洒满房间地板和书桌。向下望去，楼下商铺不拘一格地散落在小区角落——烟酒商行门口挂着“本鸡蛋二元一只”的纸牌；快递店兼卖新鲜的手鱼丸和本地特产；开水房的大锅里，正翻滚着刚煮的猪大肠。刚逛完菜市场的大叔大妈们“满载而归”，三三两两聚在一处，谈论着时令野菜和新开超市的折扣。分开后走远了，还会扯着嗓子喊一句：“去我家吃饭呀！”回应的是悠悠扬起的一声：“哎，好啊！”市声鼎沸，生机盎然。

住久了，渐渐摸索到与这老城旧巷的相处之道，愈发感受到那份便利与人情交织的暖意。清晨拉开窗帘，阳光初现，前排楼下老太已在摇椅上轻轻摇曳。街口飘来油条的焦香，宣告着大叔已送走几波客人。若炒菜时忘了酱油，匆匆下楼，两分钟内便能买好返回。当生活与街边小店浑然一体，商户老板成了茶余饭后唠嗑的熟人，我开始爱上这旧巷里松弛而简单的日子。

入冬，孩子嚷着要一件红毛衣。路过楼下“阿莲羊毛衫”，灵机一动，牵着他进店选毛线。老板娘阿莲约摸四十岁，苹果肌微高，透着红润纹路，一脸温和。她细心牵着孩子的小手，在五颜六色的毛线团里挑选，孩子则眨着眼，兴奋地摸摸这个，看看那个。量好尺寸，选了颜色，我牵着欢呼雀跃的孩子回家。此后每天路过，他总要回头问：“妈妈，我的羊毛衫织好了吗？”他从起初的怯懦不敢进店，到老远就挥手，还突发奇想唤阿莲“羊毛衫阿姨”。数日后，孩子如愿穿上红毛衣，那抹红也在冬日雪景中跳跃如火。“羊毛衫阿姨”也成了他惦念的朋友。

某日，丈夫弄丢了钱包。顾不上吃晚

饭，我们心急如焚地在楼下四处询问。正焦虑无措时，住在开水房的阿未姨端着饭碗走过来。见我们神色焦急，她关切道：“咋啦，小两口？瞧着这么急，有啥事了？”我赶忙告知缘由。阿未姨听罢一拍大腿：“别急！咱小区住的都是实在人，兴许有人捡着呢。我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，熟！帮你们问问去。”说罢，她转身朝小广场——邻里平日唠嗑的聚集地走去。询问一圈无果，见我们失望，阿未姨又道：“没事儿！咱有小区微信群，我帮你们群里问问。”她眯着眼在手机上飞快打字，一旁碗里的饭菜渐渐凉透。

我们道谢后继续寻找，走远了，仍听见阿未姨逢人便招呼，顺带打听钱包下落。冬夜寒意丝丝，心头却暖流涌动。我和丈夫手牵手，被这份邻里暖意感动得眼眶发热。这来自旧巷的温情，宛如冬日暖阳，驱散了阴霾，让老旧小区的日子，充盈着平淡中的“小确幸”，每一刻都值得珍惜。

春去秋来，寒暑更迭，小区的景致随季节变换，邻里间质朴的情谊却始终如一。清晨，楼下商铺的吆喝声依旧热闹；傍晚，小广场上谈天说地的人群依旧聚集。饭后散步，我们会在“阿莲羊毛衫”店稍坐闲聊，与路过的阿未姨打声招呼，或加入广场的人群，细数这老城旧巷的点滴日常。

如今，新城高楼拔地而起，沿街商铺规整划一。混凝土的冰冷，有时筑起无形的墙，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暖意，更让这老街旧巷的温情显得厚重而珍贵。在老旧的长安小区，每一个平凡日子都蕴藏着不平凡感动，长久而安然。每一次邻里间的援手，都悄然编织成一张无形却坚韧的网，将我们温柔包裹。这张网，抵御着生活的琐碎与艰辛，让我们深深眷恋这片老旧却温情的土地。它让我们坚信，往后岁月，无论风雨几回，只要有这浓浓的邻里情相伴，便有了抵御一切的力量。日子，也必将在这温暖的底色上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，稳步前行。

番茄汤

○ 陈霞

番茄汤，是我以前常常做给父亲吃的一道拿手菜。今夏，阳台上，三棵番茄长得1米多高，也开始结果了，长了不少小番茄，其中20多个小番茄已经红灯笼一样挂着，一串一串。父亲若在，可以吃到我们自己种的番茄了，念头一起，心抽了一下，剧痛。摘了7个红熟的小番茄，放在父亲书桌上，还是要和他分享一下劳动果实。

这些年，每到番茄上市季节，为让父亲吃上新鲜可口的番茄汤，我常常6点多去菜场旁边的小路上买乡民种的土番茄。这些土番茄看上去其貌不扬，颜值不高，可味道总是比那些大棚里长的番茄好。番茄富含维生素C，番茄红素有延缓细胞衰老和抗癌抗癌功效，大热天喝一碗酸酸甜甜的番茄汤，生津止渴，开胃消食，对父亲的夏日养生大有裨益，这样，番茄汤成为父母家夏天饭桌上的一道家常菜。

做一碗美味番茄汤，要掌握好时间和火候。不能烧过头，不然营养会流失，味道也会差些。也不能烧的时间太短，味道不出来。我都是等到电饭锅里饭熟，开始做的，把番茄切成块，放进小炖锅里，加加水，加加油盐糖，炖出味来了，凉一下，拿给父亲吃。有时给他调个口味，番茄汤里加个鸡蛋进去，或者加入丝瓜，加点榨菜提鲜，可他还是喜欢吃不加其他食材的，于是，就番茄汤里加一点橄榄油，有时父亲可以吃小半

碗。其实我也这样，口味随父亲。

有次，父亲坐在家门口，看我准备做番茄汤了，就教我番茄去皮方法：把番茄放碗里，倒入热水，过后，取出番茄一剥，番茄皮就去掉了。这个方法蛮实用。有时忙，我还是急匆匆把整个番茄切块炖，然后把锅里番茄皮去掉，再端给父亲吃，看他吃得津津有味，我特别高兴。

前几天的一个中午，我看着窗台上的土番茄发呆，好像听见父亲说：做个番茄炒鸡蛋吧。念头一动，就动手准备。把这个红红的土番茄切块，碗里敲了2个土鸡蛋，好比是以前做给父亲吃，这样一想，心情就愉快多了。把我们的爱和祝福当调料加进去，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番茄炒鸡蛋即刻上桌，看着就满满食欲，这是有爱的美味，父亲看到会高兴，他看我精神状态好起来，胃口好起来，会夸奖我的。

以前我常常会问父亲，我烧的菜好不好吃，他说好吃，说我烧的糖醋鸡、糖醋鱼、红烧肉、冬瓜、白萝卜、豆腐、饺子都好吃。有时我还在他面前撒撒娇，黏着他问：阿爹，你皮肤这么好，没有皱纹，头发也黑起来了，谁的功劳？他看着我笑嘻嘻地说：功劳是你。我是个活得比较自我的人，根本不在意旁人对我评价，可是父亲表扬我一下，我会乐上半天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父亲是我世界上最在意最爱的人哪，我爱他

心疼他，总是想方设法让他开心。

爱得越深，失去后心会越痛，就好比人与人缘分有深浅，感情亦如此。所以我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不能自拔，亦是正常状态。父亲走后，他喜欢吃的食物，我都有意识回避，怕触景生情，怕想起他，想起当时给他做菜炖粥时的快乐，想起给他端茶喂饭的温情，想起和他一起品尝美食的点点滴滴，想到心就痛一次。路过小区食品店，想起常常进去给父亲买乳酸菌小面包的事来，鼻子一酸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。

晚饭后，去阳台看看番茄，番茄枝上已挂几十个小红灯笼，又像极一盏盏小桔灯，散发温和的光亮，给阳台增添了几分暖意。抬头，看天空灰蒙蒙的云彩，似一幅开阔深远的水墨画，暮色里尽显诗情画意，惹人想象。想起父亲，想起他的音容笑貌，眼泪滑落脸颊。聚散无常，生死永隔的悲伤无以言表，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不肯接纳父亲走了的现实，还需要时间，哀伤治愈需要一个漫长过程。要给爱一个出口，现在每做一次美食，就像父亲在世时我用心为他做美食一样，谁说不是在和父亲一次次重逢呢，爱是不会消失的，爱在宇宙中永恒！

这样一想，就多些释然，就好像父亲在身边，笑眯眯看着我，拿起一碗番茄汤慢悠悠地喝……

筛筛，颠颠

○ 胡菲红

“养生的护理师说我最近体虚，可以黄芪加枸杞泡茶喝一段时间！”说着无心，婆婆却留意了，她到药店里给我买来了黄芪，并细心地让店员切了片装在瓶子里递给了我。

一开始，也每日泡了当茶水饮用。时间久了就隔三差五地中断了，偶尔记着就泡一杯。今日想起，好久没有泡了，于是从柜子里拿出装了黄芪的小瓶子，一打开竟然发现出了两只“梁祝”（应是飞蛾）。估计是店里药材收来时不够干燥，时日不久，竟然就长了许多的虫卵。我学着母亲小时候的样子，找了一个绿色的碟子，将这些黄芪铺在上面，放在窗台上曝晒。

晒了两天，飞蛾是走了，大大小小比米粒还小的虫卵却依旧在，有的还黏连着丝网。我将它倒入装骨盘里，绿色的底盘衬着片片厚薄均匀的黄芪，甚是好看不！午睡醒

了，我坐在窗口的茶桌旁，细细地挑着。那些粘连着网和虫卵的，我将它弃之，剩下大半比较好的，我重新又装入了盘子里，并就着小小的骨盘将它上上下下颠了几遍，像小时候母亲打了新稻，晒干碾了后，在米筛上反反复复地颠。小时候不懂得，奇怪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今天我在小小的骨盆上颠着这些一片一片的黄芪，发出好听的声音的时候，正在追剧的先生听到问我：“为什么要这样颠呀？”看着骨盘里重又落下不少的虫卵，我知道了颠一颠，还能颠下不少的东西。而没有亲身实践过的他，是不懂的。就像我，就在刚才，才明白了母亲们碾米时，用筛子筛过后还要再颠一颠的道理。

人生路很长，附带的东西也多。有时候要筛一筛，还得要颠一颠。不是吗？

植物敦厚

○ 詹政伟

我的朋友李醉是个花木老板，一退休，他就把他的花木公司甩卖了，只留下了家门口少量的树木供消遣，说是从此以后，要过神仙一样的生活了。殊不知，因为他的退而不休，习惯当老大指手划脚，把自己当作导师一般，如此过度干涉兄弟姐妹之家事，必然会遭受家人的垢病，不多的日子下来，惹了一身的骚。

痛定思痛以后，在原老宅基处购置一集装箱，放些农具、杂物、坐椅进去，然后天天花几小时呆在那儿修剪树木，倒也逍遥自在。他说，人都是因为忙，才把心给弄死了。只有闲，才会想一些事情，越闲越明白。

和树木打交道多了，便看出些道道来。他把这当作乐事讲给我听。比如，沿石子铺就的小路（主要是为了便于树木运输方便）南侧种着一排香樟树。由于碍着进出的车辆，就要把往北延伸出去的树枝修剪掉一些，修剪过一回以后，大部分树枝就乖乖地往南边长了，但总归还有一部分树枝继续往北边长。于是又修剪第二回。等第二回修剪过后，还是往北边长的树枝就凤毛麟角了。到后来，树枝就全都齐刷刷地往南边去了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

有棵硕大的桂花树，原来准备卖出去了，都找好了下家了，树的四周也挖空了。那时候，正好碰到有一只鸟在筑窝，大概是筑了一半左右的模样吧，挖树师傅在忙，它却停顿下来，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。有一天，大型挖掘机隆隆地开

进来了。鸟在挖机的四周飞来飞去，飞了一阵，它就躲在边上的一棵树上，叽叽喳喳地叫。挖机师傅看了又看，最后跺跺脚走了。他跟李醉说，你家的门头太矮了，树又太大了。要把这么大的树弄出去，庄院的门头就要倒了。门头改造的价值与一棵树的价值不能相提并论。李醉想想也就算了。桂花树的四周挖开了也就挖开了，反正也没碍着什么，把泥土回填就可以了。鸟从树上飞下来了，好像很开心地在李醉的面前兜了一圈，然后就一本正经地筑起窝来。

李醉暗骂，你这臭家伙，还懂人的心里呢！你怎么就知道这棵树不搬了？一只窝筑好以后，没多久就有幼鸟出来了。这一家子就变成了四只鸟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有别的鸟来，又有一只鸟窝筑起来了，这一家是五只。鸟们在一起，整天飞出飞进，也不知道在忙乎些啥，但看得出来，它们都挺开心的，因为叫得欢。

李醉在树下看看书，喝喝茶，玩玩手机，刷刷微信，心中的那些破事渐渐地散了去。

朋友来了，也一并带过来看他的宝地，逐个地介绍此树与彼树的特点。有回他愣愣地说，真想体验一下树上的生活，也想体验一下鸟的生活。

我大笑，你提出了问题，却解决不了问题，这会叫人沮丧，但想象永远是美好的。

雨稠看雨，雨稀也看雨。生活里没有了太多的矫饰，日子就会变得不那么难过。

柏伞青青

○ 孙婕妤

山里的两棵柏树是爷爷种的，它们守护着四座坟。坟头是连绵的小山，郁郁葱葱地长着各种小草。父亲的镰刀一挥，它们就像春雨一样掉落在空气中，其他人站在这两棵柏树下感受万物伏于清明的湿漉漉。

这四座坟，父亲和大伯也说不清楚葬的是谁了。我们统一称其为阿太。男阿太和女阿太，同眠在此处，已经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和生平，时间催促栖息地冒出绿色的小草，以抚平他们存在的痕迹。父亲一铲土盖上坟头，用我们的思念暂且将他们留住。我和母亲在坟前用笤帚清扫，随着硬质的竹扫帚在地上划过，翻出泥土的腥味，也替阿太们扫出了一个小小的庭院。

等我们将整座死后居所打扫干净，父亲扎进旁边的竹林，不久后带回来一根细长的竹子。他麻利地将五彩的春幡挂在竹子的枝上，随后削尖的竹竿的尾部，然后往高耸的土堆中插入。春幡立刻随风舞动，成为山中最醒目的存在。

根据老一辈的人的说法，春幡是指挥逝去亲人回到回家路的旗，是山中一团不会伤害森林的火，是一双凝望着远处的眼睛。

春幡飘动了一会，忽然垂落下来，紧接着便是大雨。之前为四座坟做的清扫，使我们现在完全暴露在大雨中，雨珠朝着我们的身体砸下来，在衣衫上砸一个深色的圆点。用双手遮头也无济于事，父亲大喊让我们躲到柏树下，我着急慌地跑过去，肆虐的雨忽然被屏

蔽。这两棵肩并肩的柏树已经长得大了，我小的时候来，它还没有那么茂盛。现如今，柏叶一圈一圈铺着伸展，将雨珠堵得密不通风。那些跳落在它身上的雨点，无法向下渗透，只能顺着它的枝和叶，灰溜溜地滚到它的枝尖，汇流而下。两棵柏树的树冠都很大，站下我们上坟的一群人绰绰有余。

柏树，长成了柏伞。我们在伞下等了好一会。父亲用树枝刮鞋上的泥，他算是同辈人中，善于用锄头和镰刀的人了。但他和山林相处时，也远算不上从容。我更是挥不动镰刀，只能傻呆呆地站着。母亲为此发过愁，她想象自己死后，女儿既砍不动树木、又撬不动两添土，只能仍由树木疯长，掩埋她的居所。她同父亲说，不要指望她了，她会什么？她能记得清明就不错了。父亲觉得很对，于是扭头和我说，他要将骨灰撒到附近那条江里。

我低眉看着四座连绵的坟，对父母谈论的死亡缄口不言。

绵绵的春雨中，我难以前制地想到自己的归途。很早之前就没有土葬了，我死后，会躺进墓园。来扫墓的人，无需带锄头和铁锹，也不会有竹竿和春幡。那时候我灵魂自由地来去，并不拘束于一方，不在乎。但我大约会在死掉之前，在墓前种两棵柏树。

等它十年二十年，撑开一对青青的柏伞，收留一群清明遇雨的人，替他们拂去肩上的雨滴……